

H 如歌行板

严敬

风过铜鼓岭



资料图

在儋州期间，他经历了许多困境。但苏东坡通过著书、讲学、劝农等活动传播了中原文化。三年后，苏东坡遇赦北归，他在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诗中写道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悔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，表达了他的复杂感情。

铜鼓岭上有座望京亭，人们喜欢把这个亭子与苏东坡联系在一起，想象苏东坡也到了铜鼓岭，他被铜鼓岭的美景所吸引，时常一个人坐在这个亭子里，一边品茗一边望向京城的方向。风从北刮到南，能否将他的心思从南带到北？迎风而立的望京亭寄托了他对京师的思念。如今，诗人的足迹早已淹没在风尘之中，而代表海南人心愿的望京亭犹在眼前。看一看望京亭，抚遍阑干，人们不难感受海南人的深情和苏东坡在海南的真实人生。苏东坡在海南仅三年，但他对海南的影响是深远的。差不多过去了一千年，海南人对他依然感念于心，能够细说端详，时间不能淹没一切，时间的风能让有的东西重生，让有的东西不死，让有的东西像风一样一遍遍地吹来。

山道上有风动石，该石高3米，重约20吨，上圆下尖，竖于两块较平坦的基石上，风吹能动，摇而不倒。风动石让人感到匪夷所思，更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。风从山上过，撼动了巨石。在巨石将倾时，风又伸出手，扶住巨石。就这样，风动石像一棵石树，长在山上，随风摇动。又有月亮石，月亮石上有裂缝，站在月亮石旁俯瞰，可清晰对比其裂缝弧度与25公里长的月亮湾银色沙滩，两者遥相呼应。铜鼓岭植被繁茂，如果从高空俯视，铜鼓岭绿树茵茵，如同裹着一层绿色的绒被。铜鼓岭山脚下有许多岩石，传说为三千多只绵羊所化，与山顶的风动石共同构成了一幅牧羊图。巨大的岩石点缀在树林间，有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。

登上揽月台，极目远眺，月亮湾就躺在脚下。天那么高远，海那么浩渺，上下碧蓝，天地难分，热气蒸腾，清风徐来。月亮湾位于从铜鼓岭山脚蜿蜒而过的宝陵河出海口，海风和海水共同塑造了月亮湾，25公里长、蜿蜒曲折的海岸线，勾画出一弯如眉新月；银白色的沙滩像一条缎带，滔滔的白浪在风的鼓动下犹如万马奔腾。这里水陆相间，蓝绿相融，动静结合，美不胜收。

风染蓝了海湾，染绿了山岭，磨圆了海边的巨石，风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，总之，风把它的杰作馈赠给铜鼓岭，留给我们欣赏和享受。回

H 佳节词话 郑艳琼

春联

诗友群里最热闹的时光，莫过于春节前。这段时间，大家争相出对子，对得好的联句还会写成纸质春联，赠送亲友。

最早的春联是挂在门旁的桃符：桃木板上画上神荼、郁垒的画像，用来驱邪避灾，祈求平安。后来，桃符上开始出现文字，渐渐变成如今的春联。从简单的祈福话语，到对仗工整、寓意深刻的联句，春联具有诗意隽永的美感。

小时候，盼过年，过年一切都是新的。人穿新衣、门贴新联。贴春联是过年重要的仪式。午饭后，家家户户忙着过年的第一个仪式贴春联。老家叫贴对子。记忆中多是些“紫气东来迎百福，福星高照纳千祥”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之类的，黑色的墨迹，在红纸上庄重生辉。我家贴对子由父亲和我一同完成。父亲举着对子比画，区分上下联，我在一旁递面糊。贴好后，把门关上，一家人驻足欣赏一番，父亲还要考考我的识字量，随着我的识字量一年年增多，父亲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

舒展。如今回忆起来，那一幕仿佛还在昨天。那笑容一半源于我认识的字越来越多，一半源于新春联的喜庆吧。

在农村，春联是与土地、庄稼紧密相连的。“田园似锦春光好，庄稼如云瑞气多”，这样的春联贴在农家小院的门上，满是对土地的热爱和对丰收的期盼。每到春节，走在乡下，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家家户户门上的春联，读着那一首首田园诗，仿佛乡村的美好图景就在眼前。

在城里，春联多了几分时代的气息。从一户户门上贴着的春联，能大致猜出这家人的职业或愿景。我们这幢楼住的多是退休职工，对门一家贴的是“盛世欢歌迎瑞彩，华堂笑语纳新春”，楼下一家则贴着“门迎百福福星照，户纳千祥祥气开”，这些通用且充满喜庆寓意的春联，多见于我们这种寻常百姓家，传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。

路口有个铺面贴着“墨香盈室书为友，诗韵清心笔作舟”，这是个书法教室的春联，书法老师行云流水的字迹，溢满浓厚的文化氛围。一墙之隔的小吃店贴着“财如晓日腾云起，利似春潮带雨来”。路口牛奶店贴上了“货通四海财源广，利达三江生意兴”的对联，字里行间都是对求财的祈愿。

年集的城乡街头，卖春联的摊位随处可见，一副副春联挂满了摊位，让人目不暇接，或寓意家庭和睦、祝愿事业有成，抑或祈福避灾。

回首旧时，春联里的诗意，更多的是对传统生活的坚守与传承。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“德勤孝义传家宝，和善信诚处世风”，这样的句子，承载着先辈们对后代的谆谆教诲，传递着家族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。那时的春联，是家族文化延续的重要载体。

步入新时代，春联又有了别样的诗意。街对面一家无人机商家贴着硕大的“科技领航开富路，创新筑梦绘宏图”的对联，紧跟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，围绕创新发展主题，还很贴切。一家叫“云春社”的门口贴着“网络铺成致富路，电商开启旺家程”的标语，我猜这家可能从事电商行业。

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春联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春联与时俱进。春联内容在变，但凝聚的浓浓情感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从未改变。

写到这，我想起长辈曾说，过年无春联，年味少一半。其实，不只少一半，简直没年味了，没了春联，新年新气象至少在门上就没了，美好的愿望无所依附。也是这个缘故，无论农村还是城市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只要过春节，贴春联这种仪式就会一直保留着，它始终是中国人心中诗意的寄托。回

H 市井烟火 何顺昌

陪父登尧山

尧山，是父亲的心愿，压在心底多年了。依稀记得他曾给我说过两次，因在外地工作，每年休假回老家时间短，又总被应酬牵绊，让他的这份期盼一次次落空。

今年，父亲已是八十五岁高龄。夏秋之交，我又回到故乡，终于放下琐事，陪他登上了尧山，圆了他的夙愿。登山那天，父亲眉眼舒展，高兴得像一个孩子。

尧山，原名石人山，地处河南鲁山县西部，属伏牛山脉，是平顶山、南阳、洛阳三市的界山，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这里的风光兼具雄、险、秀、奇之美，素有华山之险、峨眉之峻、张家界之奇、黄山之秀的美誉，自然与人文景观相映成趣。相传上古时期，尧帝巡察疆域途经此山，恰逢大旱之年。尧帝亲率百姓登山，叩拜石人女神祈

雨，甘霖随即从天而降，五谷丰收。当地百姓感念尧帝恩德，遂将石人山更名为尧山。尧山之名，自此便流传下来。

父亲与尧山的缘分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结下了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曾在尧山脚下的华原林场谋生。华原林场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是三线军工林场，到了八十年代，因形势变化整体搬迁至许昌，后转为民营。如今，山谷间仍散落着红砖厂房的残迹，无声诉说着往昔的岁月。

那时的父亲，是林场里的多面手。他曾先后五次参与林场建设，伐木、修路、盖工棚，还当过被人称赞的放炮手。在父亲的记忆里，炮手是个危险活，也是技术活，人选需层层筛选，能担此重任，是他至今引以为豪的往事。后来，凭借高小毕业、会打算盘和写一手毛笔字，父亲在全场选拔中脱颖而出，接任工区会计一职。那时的林场三工区，一两百人的生计账目全靠他一人打理。可这份让无数人羡慕的差事，父亲刚接手没几天，就被爷爷捎来的口信打乱了——奶奶生病需要照料。父亲本想请假三日，谁知回家后求医抓药，奔波数日，耽搁了半个月。待他赶回林场时，会计的岗位已经换人。父亲又在林场干了几个月后，因爷爷的要求，家中弟弟妹妹年幼，身为长子的他最终离开了林场，回到家中挣工分。这次离开，成了他一生的遗憾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父亲曾几次经过尧山，那时它还叫石人山，景区也尚未开发。但每次都是匆匆而过，未能停留下来，好好到山上看看，留下了遗憾。

这次故地重游，我们先去了华原林场的旧址。岁月流转，这里早已物是人非。父亲循着记忆细细寻觅，却终究没能找到当年的宿舍厂房。毕竟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林场早已搬迁，旧貌难寻。

离开旧址，我们驱车驶入尧山景区。午饭后，乘车行至跑马场、钢叉沟一带。站在山脚下，巍峨的大将军峰映入眼帘。父亲望着眼前的山石，眼神骤然明亮起来——这里，正是他当年伐木的地方。指着大将军、二将军两座石峰，父亲兴致勃勃地念叨起老辈人传下的话：“大将军万丈高，不及二将军的半山腰。”原来，大将军峰立于谷底，二将军峰耸于山腰，纵使前者再高，视觉上反倒显得低一截。

边走边看，怕父亲劳累，逛完这些地方，我便陪他回到酒店歇息。

经过一夜休息，次日清晨，我们乘尧山的大索道上山。这条索道采用奥地利先进的单线循环脱挂抱索器车厢式技术，全长3000米，空中最大落差超1000米。出发前，我总惦记着父亲的身体，虽说他血压平稳，也不恐高，可我一路上还是捏着一把汗。缆车缓缓攀升前行，尧山的奇峰怪石、林海松涛尽收眼底，一览无余。父亲异常兴奋，眉飞色舞，看着窗外的景致，絮絮叨叨说着过往，双手还不住比划着。

就这样，父亲走走停停，目光贪婪地不放过每一处风景，还不时与偶遇的游客攀谈，问人家是哪里人从哪里来。当得知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已是八十五岁高龄时，游客们纷纷竖起大拇指，为父亲点赞。行至青龙背、将军峰附近，父亲更是频频驻足，指着山石草木，讲起那些尘封在岁月褶皱里的林场往事。就这样，我们不慌不忙，约莫走了两公里。因越靠近玉皇顶，山路越发陡峭，我再三劝说，父亲才恋恋不舍地停下脚步，嘴里却还不服气地念叨：“要是再年轻十岁，我肯定能登上玉皇顶，站在尧山的最高处看风景！”

下山时，望着父亲依旧矍铄的身影，我忽然懂得，这趟尧山之行，圆的不只是登山的心愿，更是他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深情回望。回